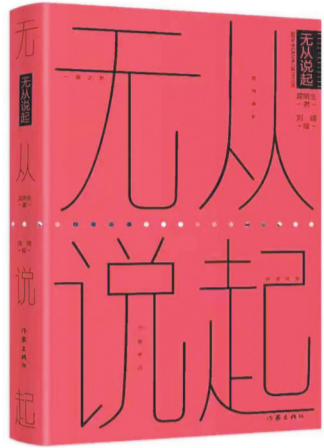


## 散笔漫谈写就当代《世说新语》

——评《无从说起》



庾明生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 《无从说起》简介

这是一本世相观察的随笔集，凝聚了作者多年的观察与体悟。既有幽默的哲思，也有人性的剖析。同时，对文化圈生态进行细致入微的描摹和记录，捧读时令人会心一笑，是当下不可多得的笔记体随笔。本书的写作风格承袭明清笔记小说的面貌，也可以将其视作《世说新语》的一种流变。

媒体人与思考者的双重身份，使这本经典小书具有写作的某种类型意义；简洁锋利的文本气质，又呈现出人到中年“时光之我静止于悬崖”的熨减困境。“我在夜晚不准确地睡去，又在清晨不准确地醒来，在每一个不确定的人间，我们都有温柔倔强的悲欢。”这些文字实际上是一场欲言又止的对谈，是莫逆于心而又无从说起的人生箴言。



庾明生

生于上世纪70年代。资深媒体人。现居湖北十堰武当山。著有《水调歌头——南水北调中线全记录》。

## 人是一个感叹的存在

■ 毛培斌

庾明生的《无从说起》，选择吉光片羽的“碎片化”形式，建立自己的表达文体，既是省时有效的方便法门，又自觉地契合了置身其中的山地小城与北京作为时代策源地的隐秘交际及精神勾连。

我一直相信混沌生存里自有清醒的信念砥柱支撑。“碎片化”书写，可视为对传统思维与表达的承接，一种传承中的现代性转化，同时又是与其中现实的文字对应。多与生活、工作、交往短兵相接的语言产物，当然也有部分再放置晾凉，犹如牛羊返厩回圈后的反刍，对含混的生活进行语言总结，或提炼润色，立此存照，将之表达得有趣而完善。

而这种片断体，乃述而不作的文字补充和延伸，存其大者在于要言不烦。我曾称其为箴言体。札记体，率然记下自我随感，有趣言行，或有精神含量的相遇。其文字更集中醒目，也更考究，往往不能藏拙，“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体自觉的人会更专注、更深入，显示作者的当代趣味和综合能力，是其内在锦绣的语言编织体。认真阅读会有更切身的体悟。比如一个话题，这样表达会成为奢求，但

描述一个人物则可收到意外效果，如写刘靖篇幅稍长，但仍属短制，描述生动，文辞极富魅力。兴会倏忽而起，札然而记，《世说新语》之现代调性，既成。

老庾文本的悦读性得益于他的媒体身份，新闻的切身敏锐和诗歌的深入敏感，使其赋有双重敏锐和敏感。有种猝然相遇的现场反应，又有一种大鳄洞察了事件背后不管痛痒的真相和原因的凝滞。他的文字有新闻语体熏染，杂以见识和地气日常，加上诗性思悟，截取变动不居时代的某个横断面和某个即时话题，自觉、有意择选切口词汇，可阅性就成了可悦性，炫示又炫目，让《无从说起》与诸多文字区分开来，自有独存底气。

这样的写作才是值得重视的。老庾的文字表达跳脱、机警，不时“针砭”你一下，你的意识会因此一“激灵”，然后任督二脉气息通畅，运行无碍。他对有些话题涉及又岔开，既回避尴尬又升华多面人生和人生场景，如：将写作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远比将其作为远大理想要重要得多。这是一种特别

的告诫和共勉，体现在个体写作上，较劲就会拧巴，不较劲的写作，才能拯救自己。当写作状态最惬意时，不自觉的炫技也是一种忍不住的关怀。有些话题，他既提出又消解，有一种解构心态和解构快感。其中自有坚持情怀在，如：不活成你们期待的样子，更不活成你们的样子。不是现实更坏，而是你们还会面对更坏的现实。人还是得有点情怀，反正也不会实现。你看他纷沓来地提出、递推，隐藏了多少人生价值信息和现实判断，既充分入世又快速犬儒，这个信息包压缩了太多的结论和态度。“必须原谅自己曾经的放荡不羁少年游。你不原谅自己，又怎么能原谅这个世界”。原谅，是因为反当自己的青春一刻，荒唐的勇敢，浅薄的无羁，无所谓负面或正能量，沉淀过后而起的情绪性原谅，揭示的正是青春的荒凉感，没有什么不对，反正标准都是临时答案，也许这标准，过后可能是谬误本身。置身其中时拥抱的大都不“恶”。有西方哲学家说伟大的事物本身是没有恶的。我们当然会原谅这经历与付出。



毛培斌，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出版有诗文集《我心虚寂》，曾获北京首届阁楼诗歌奖。

## 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 潘能军

这句话是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他认为语言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我们通过语言来构建对周围世界的认知，并通过交流来分享这种认知。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更复杂地现实世界简化为词汇和句子，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描述这个世界。此外，语言确实是我们理解和表达世界的边界，但我们仍需不断思考和探索，以超越语言的限制，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认知。

庾明生的《无从说起》就是一本用精练、片段式的语言触摸、解说这个世界的“语录”。它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形式，描述了各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风貌、文化思潮、人情世故等方面内容，类似古代的《世说新语》，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性的善恶、人生价值和格局等复杂的情感和关系。《无从说起》挑逗你的，是语言的隽永，思想的深邃，人生的有趣和无奈。你随时打开一页，都能好奇地读下去。翻开哪页

读哪页，渐渐地你的感受会慢慢得到澄清。有一些句子像岩石边独自开放的小花，一下子洗亮了你的目光，让你一愣，心头泛起层层涟漪；或如一株孤独的仙人掌，给你自认优雅的内心轻轻一刺。

庾明生是媒体人，他观察、记叙、消化这个表面的世界；而积淀在内心的东西，往往灵光一现，用另一种语言即点破了真相，剥开了事物的本质。他对语言的迷恋，使得他小心翼翼，惜墨如金。

庾明生是个睿智的人，有人生格局，有担当，有满怀深情。我喜欢这种有豁达境界的句子：“我有山水，盛开于明月清风，山高水长的人，笑容可掬。”“做一块石头，坚硬、沉默，忠于内心，与自我为伴。”他深怀世道的苍凉，“万山丘壑，如此荒芜而又浩大。”这些言说超越了语言的平庸和世俗的蝇营狗苟，蕴含超拔的天道；他洞悉人性，“凡事以道德自居者，皆不可

言。”“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愚蠢不是先天的，它是一种后天选择的结果”；他悲悯人世，“在腐朽的大地上无情而野蛮地生长。”“人生的困厄排山倒海。”

我感到他就是那个站在废墟上眺望的人，“往事的风从夏季的山岗吹过来，万家灯光背后的流水落花，欢愉或悲伤，寂寥生长。”他是旁观者，“人心在，一切都在，人心不在，满盘皆输。”

“有知识的越来越多，有常识的越来越少，有居心的越来越多，有良心的越来越少。”这是我在浏览《武当风》连载两年的“无从说起”专栏时顺手做的记录。总之，用他的话说，语言，本质上用于沉默。那么我们就在一种遗憾中回想其语言的深意。

语言可以拯救沉默者，而只有语言的沉默，才会抵达人心。一切都无从说起，我们不能画龙点睛，也要锦上添花，在精神的废墟上，点亮人性的光芒。



潘能军，生于上世纪60年代。曾在《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等发表作品。已出版诗歌《青春不会老去》《一座花园的构成》，散文随笔集《梦想的代价》《旁边的花园》，长篇小说《烂醉如泥》《暗的河》，小说集《一只名叫西卡的狗》等。

## 苦乐年华

■ 贺桂枝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沐浴着春光心花怒放。上榜啦！上榜啦！校门外的红榜上显示，我被录取入读细峪高中（现郧阳区安阳中学）。那时的我，十分激动。

那天，母亲挑着粮食和铺盖卷儿，翻过一道道岭，越过一条条沟，送我到距家几十里外的学校报到。学校建在黄土梁上，三排平房，土墙青瓦。屋檐下挂着一口铁钟，一条绳子系于钟的中心，上下课铃声便从这里响起。

建校初期，没有操场，我们自己动手建。早上，“当当当”的起床铃声一响，同学们扛着锄头、铁锹，来到黄土梁上，挖的挖，挑的挑，拍的拍，干得热火朝天。劳动过后，早饭吃得格外香。我们用双手建起操场，飞起的灰尘迷了眼睛、呛了嗓子，我们不怕苦，个个精神抖擞。教室不够用，学校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建房。晚饭后，同学们纷纷去挖土、抬水、和泥、脱坯。从傍晚干到

半夜，又困又累又饿。课外活动时，我们要去捡石头，有的从山上拍下来，有的从河里搬上来，还有的从田间地头挑回来。在建房师傅的刀斧下，一块块石头“手拉手”紧紧地“抱”在一起，结结实实扎根在墙脚下。有时，我们还要进山挑柴，挑着担子，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坎坷不平的山路上。回来后，老师会用木杆秤称一称柴的重量：55公斤、52公斤、46公斤……大家都想多挑点儿，谁也不甘落后。我们苦着，累着，并快乐着。

我们吃的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粮食：苞谷糝、豌豆面、红薯干、红薯。一首打油诗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早上梆梆梆，晌午靠山桩（红薯），晚上改个顿，还是红薯汤。”放学了，大家飞燕儿似地冲出教室，拿起铁锹抢着排队。轮流盛饭时，大家都盯着饭桶，谁碗里多盛了一块红薯，后面的人眼睛瞪得大大

的。一般上完第三节课，我们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偶尔加一次餐，同学们便拿着盆子放到灶台上排队，看着锅里热气腾腾的肉块，个个馋得直流口水。大伙蹲在地上，五六个人围着一盆肉，你一口，我一口，吃得香喷喷、美滋滋。

上晚自习时，我们将两张长方形木桌拼在一起，四人共用一盏煤油灯。在煤油灯的光亮里，我们度过了高中岁月。记得毕业时，老师为我们作了一首诗：“素菜淡饭味道好，身居茅屋志更坚，油灯虽比电灯暗，胸怀朝心里光明。”

1972年元月，我们迎来了毕业季。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但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大家拿着学校发的红皮塑料纪念本，争相留言：“知识青年回农村，练就一颗赤诚心，劝君莫忘战时情，奋发图强奔前程。”“永远紧跟毛主席，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回

队安心干革命。”“红旗举过头，宝书捧在手，新的岗位立新功，革命路上阔步行。”……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留言，句句抒发了火一样的激情，字字飘扬着我们的梦想。白天，我们捡来干柴、树枝。晚上，便在教室里生起两堆火取暖。干柴燃烧着，火苗跳跃着，火光映红了我们的脸庞，燃烧着我们的青春。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音，我们打闹着，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高中时期的最后一晚时光。

光阴似箭，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细峪高中仅作为一个专属名词尘封在历史中，它留给我们的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一段道不尽的乡愁，每当回忆起，都会勾起我的写作欲望。忆往昔，峥嵘岁月，当年这批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如今垂垂老矣。怀着无限的思念，去年我回到母校。站在校门口，望着充满历史的校园，仿佛看到了往日的情景。再见了，细峪高中。

## 蔷薇花开(外二首)

■ 周国军

一场繁复的花事  
一朵花开了，另一朵竞相开放  
一朵花急着说话，另一朵急着探头  
红的，粉红的  
栅栏之上，有些已逃至栅栏之外  
他们穿过纵横交错的枝条  
躲开纷乱的叶片，盘根错节的刺  
用花瓣的语言和我说话  
而花苞，是你轻咬嘴唇  
无孔不入的花香，做好了开口的铺垫  
我听到一些声音，花朵簇拥的句子  
晶莹的露珠，滚动着混入雨水的说辞

## 天鹅湖

总有些东西，黑夜无法隐匿  
比如天鹅湖  
表面月光闪耀，底下暗流涌动  
呈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黑幕  
这是天鹅的双掌无法划开的  
划开了，又被追逐的细浪抚平  
像我在白纸上写字，好端端的白纸  
写得越多越像描绘的黑幕。撕碎了  
零乱的浮萍，它们被12只天鹅嬉戏  
生活的混浊，天一亮就成了镜子  
我害怕正面照见天鹅，迎面照见自己

## 看见蚁群

闻到雨水的气息，蚂蚁开始搬家  
从山上到山下，抑或从山下到山上  
黑色的小小身形，拖着破旧的板车  
在直线上，跟直线反复较劲  
我认得一只，像我一样愣在路边  
它长出的触角，放下的身段也和我一样  
腹部紧贴地面，和路过的同伴打招呼  
和我一样，不知道要走到身前抑或身后  
除了拉扯攀爬，我们准备一条道走到黑

## 生活(外二首)

■ 张静

沙子 碎砖块 玻璃渣 铁钉  
这些被拆卸掉的生活场景  
撕裂的木板 纸屑 胡乱散落在地面  
剥开外饰的墙体 灰白粗砺的柱子  
墙体上弯弯曲曲的沟壑  
水泥灰 腻子白 红砖的红  
这五颜六色的生活  
飘起又漂浮的灰尘 进入墙体的钻头  
它们扬起又回落的尖叫  
这个世界的喧闹 叫嚣  
被推搡 堆在一起的柜子  
横陈在生活里  
这栋楼每天继续着的  
生旦净末丑 官商角微羽  
这生活的日常 这密布的生活

## 被风拂过的部分

风铃是静止的  
静止的还有这个屋檐  
是风在阐述  
风在渲染 风还在抒情  
四月的深山因了这风铃  
递增了山的厚度  
此时 还需要一杯茶的比拟  
一杯茶 进入深山  
成为山风拂过的部分

## 既然

既然是冬季  
我就不动春季的生发和繁华  
夏的热烈也不再向往  
我就老老实实待着  
既然远山继续枯萎  
我就看天际勾勒出山的线条  
有风灌入骨缝 发丝  
就裹着躲过藏起  
生活推着推着  
我们慢慢走着  
有雪就一起弥漫  
冷寂的日子  
我们就驻守这季节的抽象里